

金

罍

子

金園子中篇卷之二十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蜀漢  
三傑

古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漢高祖謂蕭何張良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襲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

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明以治國爲賢相，以策敵爲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越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媿也。說、乾、曜亦濫竽乎。

劉備首事，雖顛踣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眎天下亦何有。然猶曰劉備人傑也。曰劉備吾儔也。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誠敬而

劉備  
名字  
已在  
天下

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不聞天下有劉備。斯所以爲袁術耶。

魏書稱劉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愛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裴松之謂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旣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今攷孔衍漢魏春秋。劉琮

既約降曹操。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按備曰託孤。不曰託國。則魏書之舛已明矣。初先主歸徐州牧陶謙。謙納之。及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下邳陳登。北海相孔融咸勸之。先主遂領徐州。謙之遇先主。不劣於表也。謙死。謙有子商。應二人而備遂領徐州。以謙託也。備無嫌於有徐州。而迺獨以有荊州爲薄乎。

三國志  
卷之六  
先主  
義

三國蜀志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  
之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  
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北史後魏司馬楚之方  
劉裕誅夷司馬氏楚之逃匿得免及宋受禪楚之  
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憚  
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  
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齋湯  
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遂  
留事之其推誠待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按先主司

馬楚之皆以待人不疑消釋不肖之心。因自免於倉卒暮夜之中。故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以予觀之。乃不惟然。漢四百年。晉百年。有天下而賊臣者。一日篡之。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楚之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後。方將以一田一旅。有祀祖配天之志。天下人心之所徯也。蓋名義所在。其服人固已遠矣。豈特一朝一夕之故耶。然二客亦可謂義俠也。予因攷春秋。晉靈公患趙宣子之驟諫也。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

威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麈尾嘆而言曰。不意亦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  
關中間。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  
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杜  
林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  
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  
身推鹿車。載致弟喪。迺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  
士。因亡去。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令刺客



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與家屬鉗髡徙朔方。程璜女夫楊球，使客追路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唐太子承乾，以干志寧強諫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取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宋張浚之討苗劉也。師次于秀州。嘗夜坐警。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因如何。客曰。僕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蓋鈕麁之不賊。趙宣子感於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於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于志寧。感於父

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爰盎。梁冀之客。不殺崔琦。程楊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盜亦有道。豈不信哉。

拜官  
考史  
殆兩

拜官。考史傳殆兩義。一授而拜之。一拜而受之。三國蜀志。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不肯受拜。用費詩言。大感悟。遽卽受拜。此爲授者拜也。宋書殷景仁。丁母憂。薨。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景仁臥疾。

五年。及收劉湛。上夜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使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卽受者拜也。豈羽爲將軍。事亞登壇。禮隆推轂。拜而授之。特異常典乎。宋之領軍。雖襲將軍之號。然制沿中壘。職掌內軍。有管衛之責。非征戰之寄矣。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後費禕繼之。

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然事亦不廢。夫以材則優劣之分。懸以時則盛衰之勢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之治。何哉。孔明當其剏。而文偉蒙其成也。故孔明之勞。蕭何之規。而文偉之佚。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譁。市無醉人。其帥師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下至閭閻。皆應繩墨。一月之行而去之。如始至。勤之以焉。褫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蓋其曠達不

類正相

疑濶防檢而習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兆見於彼矣。

蜀志費禕遠大將軍。錄尚書事。時魏曹爽寇蜀。卒十餘萬。次于興執。蜀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晉書符堅率衆百萬寇晉。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禦之。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

金華... 卷之二十三

聖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二事正相類。禰與安皆輔弱主。制危國。而當橫敵。苟見其弱。人心搖矣。故示之暇。以內鎮物情。外倡士氣。此其略也。

陳壽傳亮  
符略  
非所

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故壽為亮立傳。言亮將略非所長。無應敵之材。而比史後魏毛修之為崔浩言。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兩書不同。考孫盛異同。

記云。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父老云。陳壽  
爲諸葛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  
瞻不能匡矯。晉書亦云。諸葛瞻亦輕壽。由此觀之。  
壽特逮事瞻。未嘗爲亮門下。而捷壽者瞻耳。壽之  
詆亮。蓋自以父怨故。修之所傳論也。然大都蜀漢  
亡。壽入於晉。爲之執筆。則紀蜀之君臣。自宜無完  
美詞。是亦不待父髡然矣。宋武事多鄙瀆。符生性  
極凶暴。豈信史耶。

晉高避難瑯琊。爲陶謙別將所殺。操得而仇之者。謙



高  
難  
避  
瑯  
琊  
為  
陶  
讓  
所  
歎

操  
欺  
天  
人

也。夫雖有褊心，不伎飄瓦。復仇者不折鏃干，而操乃飄然釋憾於徐土睢陵夏丘之民。至於坑殺男女數十萬，何為乎。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蛇終日而不螫，則齧噬草木，以致其毒。若操者，亦虎豹蝮蛇而已矣。

古文苑載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問生不讀書，又自不喜，謂讀書無所益。踐祚以來，時方出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高帝能責躬翼子，乃爾。彼大英雄人，披抉胸懷。

以教其子。豈復有所隱飾哉。曹操征孫權留子  
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時方二十二。思此時  
所爲。無悔於今。汝今亦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瞞  
平生欺天罔人。亡所不至。至是年六十矣。尚不知  
愧悔。乃復誕其子。真可笑也。

老瞞  
諱敗

曹操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役。遭雜疫氣。  
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  
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善戰者不諱敗。老瞞諱敗。乃至飾彊辭。

於事主之前偷鐘者掩耳可笑

操置

陳孔璋爲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置祭丘中即將摸金

中即

校尉所至隳突無骸不露果然則操一椎埋賊也

將摸

然操別傳操引兵入峴谷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

數萬天子聞之泣則琳言益不虛操死葬鄴爲疑塚若山於魏郡之講武城外漳河上纍纍相望凡

七十二處夫操自扣人多矣能惜弗憊乎

何晏

何晏母曹操納爲小妻故晏幼處宮中七歲明慧若

神操竒愛之欲以爲子晏乃盡地令方自處其中

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操知之。卽遣還。出見以家知有何氏。不知有曹氏。故操不得爾子。終得遣還。以國則知有曹氏。不復知有司馬氏。故師昭不得而臣。終當見殺。晏忠孝人也。忠不忘公。孝不忘本矣。世說載其潔白。魏帝疑其傅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拂拭愈白。知其非傅粉。而魏略乃譏其粉白不去手。此魏略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亦猶梁冀之於李固。冀怨李固。使人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吁。

既曰誣何所不至也。世嘗言晉世浮競之俗。長自何晏。予觀傅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按晏任選舉如此。蓋用世材矣。安在其浮競耶。然非傅公公忠。不能當司馬家時。爲此言也。

小人

魏鍾會善效人書。其傾錫艾也。於劍閣要艾。章奏白

子術

事皆易其言。令辭旨悖慢。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

不一

報書。手作以疑之。朱夏竦怨石介之斥已也。因介

瑞而  
可畏

嘗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乃先遣女奴。

四

陰習介書卒改伊周爲伊霍。又作介爲彌。撰廢立詔草。介以得罪。小人之害君子。其術不一端。而可畏有如此。

悼死恨不

篡逆大罪也。阿黨極惡也。奸諛之徒爲之。至有容易

早勸

一死者。可哀也已。桓階勸魏王正位。夏侯惇以

曹操

爲且先平定二方。然後遵舜禹之軌。及操卒。惇追

之慕

則言發病死。梁武九錫之出。范雲欲預盛禮。已

親及

病兩月。召醫診視。欲得速愈。醫曰。若緩之一月。

見爾

乃復欲速汗之。卽時愈。恐二年不救。雲曰。朝聞夕

隱

方植  
庶幾  
有仲  
雍之  
志

死而況二年乎。汗之果即起。後二年果死。惇死以恨不能早勸曹操之篡。而雲死以願及見蕭衍之篡也。人死亦大矣。死於疾病猶可。而獨以此死。其心乎。

曹丕既篡漢。曹植爲發服悲哭。植丕母弟也。忠存漢室。遠矣。制於父兄。狂以自廢。庶幾有仲雍之志耶。程篁墩東阿王詩曰。我愛東阿王。翩翩貴公子。雖讀萬卷書。日日弄文史。已乖弟兄好。更遂君臣理。盜漢者何人。胡不相諫止。所以大道行。重義不重

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

死。淒涼。豈箕咏。掩卷。吾不齒。當年何國地。寂寞小山址。諒無朱昱心。千載有餘耻。著論誠嚴然。頗誣東阿。東阿尚媿美。泰伯何全昱也。

魏正始九年。帝稱疾不與政事。曹爽何晏謂帝疾篤。與黃門張當謀圖之。帝亦潛爲之備。會河南尹李勝將詣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胸。勝曰。衆情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



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廼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業。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不復設備。按此一司馬懿。旣先以瘋痺請魏武。再二則不中。嘗試於曹爽。而輒墮其伏中。然則非懿知得也。蓋爽輩愚失也。

王祥  
遺命  
諸其  
所闕

魏志司馬朗年九歲有人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字人父於其子固不可耶顏之推云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各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吕后徵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迄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尚書王元景兄弟

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  
恠也。是則以字若不當諱者。魏鶴山先生云。古人  
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子弟  
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  
也。亦皆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  
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觀  
鶴山此說。又以稱字爲至重。非特不當諱之而已。  
夫子且可以字其父。況稱人父字於其子耶。然則  
二子之所執。蓋過也。後世自別號行。乃深以字爲

王祥  
不忠  
無耻

至輕。士大夫間不復知有字。至於諱字若爾汝所  
遇倫儕輒舉號呼。况尊行已者乎。今也倡優儻隸  
博徒販客皆軒然以道號相命。則流弊之極不知  
如何也。

魏之太尉爵爲侯。晉之太保爵爲公。崩角以君奉其  
讐。覩面以賈販其主。事君不忠如此。孰懿其孝哉。  
君子曰。王祥臨終遺命訓其子孫。以信德孝悌讓  
五者爲立身之本。不言忠。豈諱其所闕與。馮道已  
更事四姓及契丹。終其身富且貴。因自號長樂老。

人著書備陳累代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且自言孝於家。忠於國。其亡廉耻至此。

阮嗣宗勳受九錫一戔深可母作

阮嗣宗勳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戔深可母作。禁人之升堂。則盡拒諸門。矧掖而登諸階。步兵失矣。然其言僂僂。諸所比倫。止以伊尹周公。自尚之事。未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支伯。登箕山。揖許由。固不必勤勤於小讓。則其意指所亟。亦不可以不察。

始予讀季密陳情表。妄意謂密奉祖母。又故嘗事蜀。

不肯奪其志。蓋忠孝之道成焉。獨嘆其少事僞朝。爲孫言之過。乃讀晉史孝友傳。廼知密不久卽仕。晉嘗以才能望內轉。而不得。失分懷怨。拜漢中太守。賜錢東堂。奉詔賦詩。末章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句。或謂忿之免官。卒於家。然則密之悵忿躁。疑近如此。

李密故漢人。陸機吳人也。密辭太子洗馬。陳情表云。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而機謝平原內史表云。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一誣吳於敵國。一誣漢於僞

朝雖二人之仕仇同。而士衡於其故國。猶區區爲有禮焉耳。

羊祐  
杜預

羊祐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寔相後先。而祐身不披甲。鬪不施衛。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舉克成功。邇知決機。悻悻折衝。邈亶。固自有人哉。彼棄瓢。擊策者。終豈兼資也。

羊祐  
杜預

羊祐杜預皆有事於峴山。而預尤好爲後世名。嘗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故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峴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以爲後世必有存其

一者而今碑與預俱亡矣。羊祜游憩風景悲傷厄  
酒之間。豈不深哀夫。賢勝之湮廢哉。而後世祠而  
碑之。令聞令望。遂與此山俱傳。至今言峴首者。必  
曰祜。預不得割而有焉。此亡它。祜以其德。而預以  
其功。而盛德之所遺遠矣。

唐彬

晉書稱唐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然嘗自敘於  
文帝座中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雖未明其遠。然觀一時  
英彥。未有以挫之。帝且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也。蓋



許之矣。則其素行固在人也哉。始朝議以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欲用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對彬多材欲。而宗好酒。使立之言信。則彬行檢可知。而帝竟用彬。然異時伐吳之舉。衆方揚帆。而彬策其將降。屬疾淹留。以示不競。夫大者爭功。小者爭財也。而彬澹然於功名之際。多財欲者如是乎。

首王濟家。武帝嘗幸之。因設燕。蒸豚甚肥美。帝問之。曰。用人乳汁飲之。帝變色而起。唐侯君集家得二

人之  
驕奢  
乃有  
者

姬顏色殊異。問之乃不火食。止食人乳耳。人之驕奢。乃有至於是者。晉符朗之逃奔江南也。每與朝士燕。不用唾壺。使兩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宋謝景仁性矜嚴。貞潔。居宇淨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月。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焉。人之豪貴。迺有至於是者。

何夔  
履正

三國何夔。其履正。而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怙。夔子曾。又繼之以華侈。至於不食大官所設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曾子劭。又有父風。一日之供。

廼以錢二萬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所謂作法於奢者。則夔不爲亡罪矣。自劭兄遵亦皆相競奢。怵而遵子綏。機羨劭子岐。益以矜傲。好陵駕人物。於是鄉閭疾之如讐。永嘉之難。何氏殲焉。蓋驕與奢相因。而必至之禍。有不俟數世而後見者。爲人祖父所以貽厥子孫。可不深長思哉。

何曾  
任愷  
日食  
萬錢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曾子劭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又倍於廼父矣。任愷一日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隋常道遙公窮治饌。羞

每食厨所棄猶不減萬錢。度日費又如何。吁。愈後愈靡矣。後山談叢。宋仁宗每私宴閣中。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其價幾何。對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每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下一箸。輒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以天子且惜二十八千之費而不食。乎如曾輩何哉。

晉史謂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此語皆當世清談中語。好財好嚴。卽累中之得失已判。何待更試於閒忙間耶。朱子云。財猶賊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余以爲晉崔洪。手不持珠玉。而迄全雅操。桓玄手不離珠玉。而大著兇節。豈非近之爲汚耶。然王衍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爲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爲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事  
之七  
財  
恥  
言

世賄  
滋張

晉世賄賂滋彰。鬲令袁毅尤爲貪濁。賂遺公卿。出虜  
爲吏部尚書。而餉濤者絲百斤也。王戎爲侍中。南  
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爲司  
隸所糾。今滕此二賂。走權門之奴隸。其不抵而笑  
乎。

古人  
清慎

晉華表有賜客在鬲。使其子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  
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贖致罪。獄辭迷繆。不復顯  
以奴代客。直言迭三奴。與廙而廙妻父盧毓。毅亦  
盧氏壻。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

爲恨因密啟帝免屢官削爵土。元元明善在江西時。行省叅政朱瑄。以明善有馬駿而瘠。假爲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浙江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且元善坐免。免官削土。亦仕宦得失常事耳。然自此兩人徒負不潔聲於天下。亦可卹也。古人守其清。必以慎。其遠小人也。雖不惡而嚴有旨哉。有旨哉。

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拜。惟父友則拜之。

百人  
不容  
易拜  
人亦  
不容  
易受  
人之  
拜

爲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事父友而不拜。與爲  
人父友。而不受其子弟之拜。皆薄也。晉荀勗諸子  
謂饒系曰。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  
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徃日哀頓。  
當垂書問親厚之論。非所敢聞。遂不拜。庾異行。哀  
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異行  
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拜  
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哀敢輕之  
乎。遂不拜。此皆不容易拜人父母也。後漢侯司徒



欲與王仲回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冊未之許也。此不容易受人家子弟之拜也。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伏波不答。松去。諸子問梁伯孫帝壻。貴重。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晉虞駿與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此所謂父友則拜之。爲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也。唐柳公

綽甚知張尚書正甫。公綽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公言於公綽曰。壽卽相逢其謙太過。公綽作色不應。久之張去。公綽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而謝過。此事父友而不拜。與爲人父友而不肯受其子弟之拜者。皆薄也。晉荀松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晉張華爲司空中台星拆

兩星不相比

華少子勸

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北周

兩人  
不信  
天道  
微不  
事人

晉公護顯政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願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卿旣爲王官。可依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按天文志。三台星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華處昏亂之朝。護則驕擅已極。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耶。至於抵愛于之請。拒直士之諫。旋就刑誅。殉以

惜哉  
倫非  
其人

家族宇文護無責矣。華之識達而不免。不亦可惜也耶。

晉元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徙于金墉城。二年。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九年。廢皇太子適爲庶人。永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適于許昌。四月。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未幾復矯詔害賈庶人。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帝位。遷帝于金墉城。論曰。賈氏弑姑殺子。且寔乎未有已焉。彤與倫之殺之也。奉天討矣。謂

之矯詔何居。夫惠之不君。置而伐之。苟志安宗社。惡篡之有。惜哉。倫非其人也。

金華 守道

晉華廙。華表子。歆孫。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廙女。廙不許。因之削爵。後復封。因進爵為公。時河南尹韓壽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復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廙雖不登台司。守道如此。蓋乃祖矣。

賈克 秦檜 無子

晉賈克。宋秦檜皆無子。然克妻欲後其甥。而輒殺其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孀

妾之腹已以姦臣妬人國亦以妬妻自滅其家天道哉

檜事見齊東野語十一卷宋子語類卷二

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庾亮侍讀東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天子甚納焉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元規能諫其上勿以韓子賜皇太子夫此一事也將取節焉雖謂賢於孔明不亦可乎

元經薛氏傳晉元帝爲瑯琊王蕩陰之敗懼禍將出奔而月明無由去有頃雲霧晦暝因潛得出成都

晉人  
權以  
應

元明  
元

王頴先令詣關無出貴人。帝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鼎鞭帝馬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遂聽帝過。晉書：王華，厥之子。從王恭起兵，敗走。時華年十三，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冰。使提衣襪，從后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箠華數十。衆乃不疑。」南宋袁昂顛之子。顛敗，歲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罵之，遂免。北史：周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墜馬。李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

術家  
應乃  
若此

罵之授以從騎。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四事相類。此東波所謂事有倒行而逆施之者也。春秋時，楚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蓋古人權以應變類如此。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云：享二百年。然自丁丑至禪宋爲庚申，實一百四年。丁丑係西晉，庚申入南宋，所餘惟一百有二年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南宋武帝



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其應乃若此。

果純知數不知理

郭景純知數而不知理也。故憂其受之促，而極欲以戕其生。豈所謂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耶？病其位之卑，而著詞以申其志。豈所謂樂天知命，不憂者耶？又曰：璞自知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得盡。故嗜酒好色過度，于寶常誠之而不能更也。然璞可謂立乎巖墻之下者矣。非吾儒所謂知命也。以其

四

言頗近達。似亦能類心於禍福之際者。至廼裸身被髮。銜刀設醮。遑遑於溷園之間。斯又何哉。史稱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夫以璞之術。能活居停既死之馬。而不能自延其日。中將盡之命。以斯知術也。固焉能如命何。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各以一夫擅司命之權。盜天地以鬻諸人。斯欺人惑世之大矣。京房郭璞不良死。而況其徒乎。夫禍不自免。何以福人。

晉徐藻妻陳氏太丘女。與妹劉氏書云。因見偉方所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

陳氏稱太丘女

金日馬子中集

卷之二十五

三

作先君誄。極陳先君奉親事君。行已養民。立德立功。示之軌儀。云。而又云。老莊者。絕聖棄知。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蓋以偏方之論。未瑩也。晉世尚玄虛。方波流茅靡中。而晉理中。有此淵識。稱是太丘女矣。

劉遐妻朱序母皆將村

晉劉遐。朱序兩人同傳。而遐妻羊。卽續女。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遐假節。令淮陰卒。遐妹夫田防等欲爲

亂。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朱序領襄陽。苻丕攻之。序毋韓自登城。履行障。謂西北角當先受敕。遂領百餘婢拜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守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遐妻序毋。蓋將材也。

郭攸與其妻逃石勒之難。嘗擔荷其子。與其弟之子也。已而度難之。棄其子。君子曰。其志可哀也。蓋存

者可胤也。弟亡矣。不再子也。雖然。棄其子可也。棄

存姪

存姪

其子子輒號而及之。寘之木，加徽纏焉。使必無以爲生。何哉。

光逆  
氣類  
相慕  
尚  
王敦慕曹操。至詠其樂府歌。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桓溫慕王敦。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兇逆以氣類相慕。尚如此。

死而  
靈感  
震於  
天地  
孫太孫思。死海濱。人猶傳爲仙。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死。河朔人皆稱爲聖。莊周云。跖躋暴戾。其徒誦誼。亡窮斯民之直道。安在耶。晉王敦反。疾已危。明帝詔勅中外。敢有不呼王敦姓名而稱王大將軍。

將  
國敵  
諷知  
事道  
自直

者。以軍法從事。世說新語。南宋人作每稱王敦猶必曰王大將軍。何王敦死。而威靈震於隔代如此也。

晉陶侃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作詐商舡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唐調露元年。突厥阿思德溫傳反。詔裴行儉討之。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頸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收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出伏兵至。殺賊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宋祥符元年。王德用為邢洛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輶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以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良將。師心匠意。因敵設智。事適相值。而皆成功如此。

鳴鼓  
鳴用  
皆誤  
而成  
敗絕

晉桓溫伐蜀。師次窄橋。李勢悉眾出戰。龔護戰歿。眾懼。溫遽下令退師。而鼓吏誤鳴鼓。師遂進擊。大破之。宋柳元景討元兇劭。元景水陸受敵。劭兵執垂

克而魯秀誤擊退鼓。邵眾遽止。元景延開壘鼓謀以乘之。邵眾大潰。隋王辨與王世克討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辨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克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大潰不可救止。辨涉洛水竟溺死。事固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或鳴鼓。或鳴角。皆誤也。而成敗絕。豈非天耶。

秦符融遣張蚝敗謝石於淝南。晉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遣



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列陣逼水。非欲戰者也。若小退師。令將士周茨。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陣少却。欲因其濟水。以鉄騎覆而取之。軍退遂不可復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周尉遲迥之起義相州也。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州。隋常孝實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隋李密馳向洛

老  
亦  
家

口。王世克夜圍偃師。密欲待世克兵半渡洛水而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此將出戰。世克軍已悉濟。密引騎而遁。夫侯軍半濟而擊之。此兵筭也。司馬子魚以教宋襄。漢以擊破大司馬曹畧於汜水矣。然陽平既敗於前。而惇與密又接踵於後者。紀律不嚴。部分不明。號令不信。將威奪而士聽搖也。彼師既迄濟。則背水無反走心。勝地在敵矣。

晉史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

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北史魏孝武帝西渡河入長安。是歲二月。災惑入南斗。眾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武跌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平。人謂梁武帝之慙。亦定是求走不得走也。然予觀晉時符堅稱帝于秦。堅母苟氏甚愛少子融。融爲冀州牧。代王猛將發。苟氏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堅寢于殿前。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闔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

昭明太子淵明傳

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當是時，晉爲正統，故在。而應移於秦，由此觀之，非特虜主，雖其妖淫老嫗，一出入細故，亦冥關玄象，殆不可曉。

何燕泉謂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秔，是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爲乎有妻子種秔之請？予謂此固不足爲異。先生家潯陽，官彭澤，相去百里，蓋手信之往來，有足以代面請者。最有一節，語不酬副，傳稱淵明居無僕妾，井曰自

任。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子侯等疏。有爾等雖  
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先生婦翟耕。饁至  
於偕老。胡所出異母哉。先生詩云。弱冠逢世阻。始  
室喪其偏。則先生年二十。固已悼亡妾。不知其得  
妾。又自何年而早失之。妾理無蕃胤。異母之子。復  
是幾母。國風好色而不淫。大雅君子。正復不必以  
煩禮小嫌。曲自拘束。而貪賢之言。徃徃浮實。存而  
不論可耳。

男女雖均所生。而男重女輕。世俗皆然。雖賢者不免。

世俗  
經野  
道不  
元

如陶靖節詩和郭主簿云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  
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  
華簪。和劉柴桑云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劬。弱女  
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弱子之樂至於忘華簪弱女  
可以慰情僅勝於無之而已。此其辭抑揚輕重雖  
出於一時吟弄之餘亦可以見其情之所鍾也。

學子中篇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三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劉穆之愧

劉穆之傳但稱穆之病卒而王弘傳廼言已平雒陽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風旨朝廷時穆之掌留任而肯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竟不知穆之愧懼爲何事愧無乃爲夏侯惇懼無廼爲荀文

若咸無取焉耳

宋世祖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

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

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然

莊亦巧言時中。幸而免矣。漢衛綰嘗病。景帝賜之

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易施。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

未嘗服也。當時以綰爲忠實。蓋敬君之賜。當如是。

宋張禱爲晉瑯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

宋世祖賜謝莊寶劍



代其  
死

善其  
足馬  
薄俗

帝封藥酒一罍付禱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唐賈直言代宗時。父道冲坐事賜燹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燹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聞而憐之。詔減父死。俱流嶺南。兩人代其君父死。忠孝竭矣。賈偶不死。非其志也。

南宋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第薩應克行。坐違期不至當死。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

不實。以棘蔭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竝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賜帛二十疋。按兄弟爭相爲死。難。兄嫂又能以死從。其夫尤難。書此足厲薄俗。宋檀祇爲廣陵相。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亡命。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呼喚直上廳事。祇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

四君

念卒

過夜

奇

不備。但打五鼓懼之。以爲曉必走矣。賊聞鼓鳴。廼奔散。追殺百餘人。唐太宗永泰三年。詔回鎮北庭兵。徙涇州。衆皆怨。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知邠州。留後乃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卒擒之。十四年。王栩爲河中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橫。栩抑之。正與其徒謀乘夜作亂。栩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廼安。金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在郡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撾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宋馮贛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爲盜。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贛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贛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

兩公  
風格  
叢要  
人

之擒上官進斬于市。此數事者。倉卒遇夜。更變出奇。事定而迄不擾。易夬之九二。暮夜有戎。勿恤。蓋四君以之。

宋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奉聖時階榮至此。爲見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

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敦謝瀟，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兩公風格嚴挺，不以士大夫借天子要人，可謂鯁正。而時天子之能容兩要人之慕爲士大夫，其風致亦皆可尚也。

蔡氏

宋蔡興宗以征西將軍開府儀同都督荊州被顧命

江左

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禮門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而

興宗子約仕齊遷司徒長史齊明帝爲錄尚書輔  
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父子世直矣又蔡  
順之方雅蔡樽之英嶷蔡凝之正色爰自子度已  
來百年高閣四代忠節國憲攸存家風不頹爲江  
左禮門休哉

言齊  
言東

南史宋顧常侍協清介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  
蔡子度廓謂人曰我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  
衣食者竟不敢遺之唐李虞爲尚書左丞有清德  
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常造廡延至燕室見

其門簾甚蔽乃潛度廣狹以麁竹織成簾以贈屢  
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宋陳后山履常罷歸貧  
至累日不炊傳堯俞知之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  
敢出口予謂士處不足當使人遺於我至於不敢  
言可以言介矣晉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  
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予謂士  
處有餘當使借於我至於無不敢言可以言惠矣  
宋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



文好

好積

聚而

者摘

戒書為

洗牀齊王恩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  
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  
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思遠之清正潔便自其  
疾耳仲文領選通賄無厭至問客好牛好馬皆云  
無之政有佳驢便荅言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  
索之賊穢若此獨好人潔豈非反耶

余於他書見好積聚而鄙恠幾人摘書以為戒南史  
曹虎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而晚節好貨賄吝齎  
在雍州得見錢五十萬伎女食醬菜無重餽每好

景輒開座拍張向之。齊主疑虎舊將，無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北史崔和官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又庫狄伏連者，鄙恠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莖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

物藏在別庫。至死時。惟著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歸天府。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卒。

豎身不自  
樹立

北史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爲吏部郎。俸入。故足瞻俯仰。經霖雨。便絕糧。至遣婢子入市。偷糴。

少立即此幾婢子弄光恠爲房氏尾閹足困房氏  
矣。唐王起馭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  
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  
給。議者謂祿仕之家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  
似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  
以王相公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  
用乎。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  
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歛。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  
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

居子  
去刊  
以售  
盜賊  
之貪  
心美  
居

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贈。賻。北海曹昇。官至黃門郎。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而不營家。以餒卒於鄴。時人傷嘆之。豎儒將身任天下之重。此一身不自樹立。至不免以生死託人。人固何賴焉。

南梁張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公權善書。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計。而主藏奴或

盜用嘗貯杯盃一筭。勝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  
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君子之去  
利以就義也。散財以軫窮也。若售盜賊之貪心焉。  
奚居。

如滴  
乃真  
不慧  
者

梁廬陵王續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既  
薨。世子憑罪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  
閱珍物。見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  
曰。既不可食。竝持乞汝。余謂此應固是達。非不慧  
也。廬陵多財爲累。未及騁暴。幸而蚤歿。貽禍其子。

風致  
足尚

如續乃真不慧者

梁到漑爲建安太守。任昉與之友。以詩贈之。求二衫。  
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  
涼秋日。漑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  
如粟。詎使蕪夫貪。任與到夙相。賞好漫有此。乞到  
不荅之。以物而荅之。以詩。其風致足尚也。按漑以  
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  
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百結之云。諒非  
欺友。昉之死。而其子便流離不振。亦非人可得而

衣食者

三事  
足以  
看類  
俗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暎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暎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為不祥久矣。况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錠，莫有知者。楊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



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藉。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斂之。

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仁榮台人。潤之嘉興人。予謂此三事足以省頽俗。故載而著之。

此格  
前固  
有之

沈約宋書恩倖傳論云。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以一人名字。分兩句道。若尋常只當云。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名動京師耳。然此格前固有之。漢書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無文。選劉越石贈盧諶詩。

師道  
之辱

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是也。至宋亦有兒童誦  
君實走卒知司馬之句。

南史賈思伯與弟思仲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  
酌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謂之語曰。賈生讀書不  
免癡。不識陰鳳留人衣。及思伯遷南青州刺史之  
部。送縑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經師  
聚歛如此。北史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  
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服以待之。名曰影質。一  
時南北成俗。真師道之辱也。古者師不制服。晉書

志以爲有淺學之師。有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而不悟。且有影質之師。師而至此。黷然市販之相。與何服制之議之有。

北魏  
高祖  
遠過  
漢景  
魏帝

北魏高祖宏爲太子。生五歲卽位。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之。及受禪。悲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按此五歲兒也。其篤性神解如此。吮癰之年。則生之三歲矣。此其過漢景魏文遠矣。

北史李崇魏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迺村置。

置樓  
自李  
崇始

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宋薛季宣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令武昌縣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偏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盜之法莫良乎此獨宋向子韶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下令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是亦一見

古人  
不造  
謝舉  
注

北史僕射臨淮王彧表薦祖鴻勳文學除奉朝請人  
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或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  
才臨淮之務關祖鴻勳何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  
人矣古人不造謝舉主如此是乃所以爲謝也不  
然曾市道而償諸則所以俟知己者薄矣

北史魏王叡以姿貌雙於文明太后封王及薨將葬  
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士女諂稱  
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其葬也假親舊衰經縞冠送  
喪者千餘人皆舉哀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送

事  
奇

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下鄒  
嚴興等竝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  
吊。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下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  
甚哀。聞者傳之。義孝事甚奇。宋蘇過范溫皆出入  
梁師成之門。以父禮事之。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  
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已。某人  
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中矣。某人  
不知爲誰。此兩人皆以名父之子。爭相爲義。更奇  
也。

過東坡子。溫淳夫子。

夫為妻斬  
為子割股

懷磚之俗  
昔號難治

唐有皇太后疾而給事中閻朝隱沐浴為犧伏身

俎盤以自祈代宋有邊塞主妻病而虞侯為割股

以獻兩事甚奇然北燕王慕容熙后符氏卒熙哭

之絕而復甦服斬衰食粥逮葬毀北門以出喪車

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宋有呼延贊為將其

子病贊割股為羹療之夫為妻喪喪之如考妣父

為子病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此一段更奇絕也

北史魏李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辭去帝曰懷

磚之俗昔號難治舅宜好用心時黃門侍郎楊寬



在帝側不曉其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齊上  
民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  
懷磚叩頭以美其義。及其代還。以磚擊之。言其向  
背速於反掌也。已未。余自彰德移青州。相知或舉  
以相嚇。然余竊用自厲。富文忠在青州。將擊之耶。  
若唐李實爲京兆。其行也。瓦石滿車。是亦不待青  
州也。

東魏楊氏法門華族。播及椿津。咸稟名德。爲時鉅公。  
一代宗仰。自今攷之。族大而勢重。越禮茲多。所以

華俗

保家亦踈矣。播實爲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爲御  
史王基所劾。椿爲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  
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史不  
稱誣也。椿爲司徒華州人。史底與椿訟田長史以  
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寇雋爲司空主簿。  
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  
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不直。公論  
類若此。泉僊者除東雍州刺史。部人楊牟皮。太保  
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以下多被凌侮。皆

父兄  
子弟  
相成

畏而不敢言。僂便收之。楊氏不軌不法。貪橫爲暴。動被繩彈。兄弟尚然。况厥苗裔。殲族之禍。未云不幸也。

北齊崔劼二子拱。擢竝外任。弟廓之從容謂曰。拱。擢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耻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嘆服。唐源乾曜爲相。嘗建言。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而後公卿子弟。始皆出。

外補宋章惇雖窮克稔惡而不肯以官爵私所親  
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  
銓仕州縣迄無顯者范忠宣作相其子平正當入  
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正平堅不肯曰當入遠  
不欲以恩例事僥倖愚謂世之爲大臣任其子者  
當如崔勅源乾曜章惇爲大臣任子者當如范子  
夷也此其父兄弟交相成矣今指乾曜謂人尚  
硜硜不服况章惇乎然或不如章惇多矣

北齊庾黔婁父易遘疾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

父母之節  
所不  
至

黔婁輒嘗之。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  
救理。惟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卽吮。旬  
日遂瘳。隋趙郡李士謙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而  
嘗之。田翼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唐張士  
巖母病癰。士巖吮其血。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  
味異輒悲號幾絕。宋顏衍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衍  
棄官侍疾。歲餘。父疾不能起。衍親自掬矢。未嘗少  
倦。李虛已母喪。明且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  
李行簡父嘗患癰。極痛。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父患

尋平。元孫瑾事繼母唐。嘗患癰。吮之。又喪目。舐之。  
尹萃社。依皆父。病嘗糞。孫希賢卜勝榮。皆母痢。嘗  
血。人子之事其父母。當何所不至。矧疾痛死生耶。  
然諸若此。亦罕矣。誠難之與。乃舐秦王痔。吮漢帝  
癰。嘗淮陽王黃龍湯。歟。大總管烏曠。嘗御史大夫  
便液。奉五郎溺器。御僧懷義馬。挽公主車。拂中書  
丞相鬚。拭相公帶尾垢。濯太尉足。何代不乏賢也。  
舐痔見列子。吮癰鄧通事。見漢書。北史齊和士開  
寵貴至極。封淮陽王。錄尚書。朝士多相附會。爲其

假子有一士人曾參。士聞疾。患醫云。王湯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聞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唐書侯君集馬病。仲穎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其指沾其膿而獻之。御史劾奏其誦。左遷括州刺史。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人。愛見顏間。請視使溺。卽染指嘗之。因賀曰。凡其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宋之問爲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時張易之

等烝昵寵甚時人以五郎目之而之問傾心媚附  
至爲之奉溺器薛懷義方烝蠱武三思痛屈節爲  
懷義御馬趙履溫譎事安樂公主嘗褻朝服以項  
挽其車拂鬚丁謂事見宋史又崔公度媚附安石  
晝夜造請雖踞廁不避嘗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  
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警池筆  
記李憲用事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  
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  
誦不太甚乎



卷之九  
不  
乃

北史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嘗命都督蘭小歡督工  
匠繕脩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  
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送上  
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予謂思政廉矣然送上不  
若惠下蓋錄之州藏乎其賜錢亦當辭不然是責  
償也元蕪希憲行北京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  
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美馬千三百希憲曰  
上之則若自強卽與它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  
此老名利俱不貪真不愧乃姓矣

李萬  
歲射  
石入  
族

周李萬歲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今之李將軍也。按夜行疑虎。射石沒金。李廣前有熊渠子。呂覽亦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平虎也。又宋史何灌與遼人戰。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則灌之中石。又不特疑之以虎矣。

五帝  
上之  
意

後周王褒鎮河陽。嘗有朝使至。爲設食。使乃裂去餅。緣公怒曰。耕種牧獲。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

少公之選擇棄物。必是未饑。命左右徹之。唐李英  
公爲相。有鄉人過宅。爲設食。客去。其餅綠。公卽責  
之。餅綠甚微。而二公重惜去之。如此。因攷唐太宗  
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自焉。士及佯  
爲不悟。更徐拭。而使啗之。帝廼已。肅宗爲太子時。  
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  
宗旣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  
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夫  
玉食。惟辟而一餅之愛乎。廼不忍暴殄天物。不敢

忘稼穡之艱難。真帝王盛德也。萬乘且然。况寒士哉。

善劫  
臣下  
名者  
周宣  
齊文  
宣

祖珽嘗曰。陛下殺臣。臣得名。不殺臣。陛下得名。珽小人也。又在其頸。然雋乎其言之有味焉。今人主莫不與臣下爭名。見臣下諍已者。逆之曰。爾自爲名。諉我不知殺。一諍臣。是自宣諉也。還予之名矣。齊文宣之不道也。末年而甚。裴謁之正諫之。文宣怒。將殺之。士敬色辭不移。帝曰。痴乎。敢哉。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拔刀嘆曰。小子望我殺爾。

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周宣帝盛  
暴。京兆丞樂運。輿襯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  
巖請見於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  
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  
度。因獲免。余以爲善。刼取臣下名者。周宣齊文宣  
也。

讀魏徵隋書云。周宣帝崩。靜帝立。幼冲。隋高祖以后

父之尊。矯詔入總朝政。陰蓄篡逆。天下洶洶兵起。  
於是尉遲迥起。相州王謙起。益州司馬消難起。鄖

州畢王賢欲圖堅趙王招越王盛繼之皆踵未旋  
敗今隋書書迴譙曰反曰亂曰逆曰作亂曰搆逆  
賢招盛曰為變曰陰謀其死皆曰誅又以疑忌殺  
陳王絕代王達勝王適皆曰誅書肅孝寬梁睿之  
師皆曰討隋高祖之崩煬帝為太子實弑之血濺  
於屏風今高祖紀書疾甚與群臣握手歔歔相辭  
訣又備書遺詔書崩煬帝紀書即皇帝位皆不書  
弑史為誅亂臣賊子作當其時則諱失其事則疑  
非疑非諱徵為何書乎徒使亂臣賊子不長氣耶

四

通知  
德行  
氣節  
是

四事

隋書李義傳首列陸彥師特書其父喪結廬依墓負  
土成墳一事耳。祖父事魏俱至顯官身又爲魏襄  
城王元旭參軍入齊歷任至中書黃門侍郎出爲  
太守周授載師下大夫轉少納言封男楊堅篡周  
尉迥起兵彥師卽委妻子逃歸長安周二隋拜尚  
書左丞封子平生踐歷如是事君不忠尚稱孝乎  
隋盧昌衡見謂公平蘇威爲冢宰亦考之曰德爲世  
表行爲世則雅重國論若此惜其仕魏歷齊更周  
及隋卒於大業假令母死須臾且行與裴矩虞世

同傳  
而自  
相抵  
牴牾

基結綬入唐矣。迺知德行氣節猶是兩事。王祥之孝。褚淵之清。而改面反主。非不脩也。或曰亦爲其德行非顏閔也乎。

裴矩始事齊無聞焉。已事隋則不遺其餘力以亡隋。蓋將爲唐歐除耶。其精明多識所謂小有材足以行其惡而已。獨傳言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予甚疑之。及觀楊恭仁傳。迺言宇文述裴蘊與矩參掌選事。皆受賄不法。然則本傳誤也。安得如躋蹠庶哉。然矩恭仁本同傳。而



李士  
譏刑  
訓論

自相牴牾若此可謂疏矣

隋史李士譏嘗論刑罰畧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  
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  
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  
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則下其腕小盜宜黥又  
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  
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  
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  
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體予按隋時高祖用法嚴

峻嘗患令史賊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  
斬。此賊不誤重也。盜一錢者棄市。有四人共盜一  
掬角。三人同竊一瓜。卽時行決。小盜者爾。大盜如  
何。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不盜者爾。  
盜又如何。所謂憲擬於秋荼。網踰於朝脛者。不虛  
矣。士謙之論。肯寄乎傷時。然使論也行。則所以生  
人於死。豈有涯哉。

龍門子凝道記婦事舅姑。舅有殺其父者。如之何。曰  
父子天合。夫婦人合。天合者不可離。人合者則惟

有  
其  
父  
者  
如  
之  
何

義所在何如耳。舅殺其父，則義乖矣。義乖則途人而已也。夫何舅之爲，離而去之可也。去之可，再適人乎？曰不可也。婦人於禮不再適也。按齊東野語：宋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父爲人毆死，楊亦與焉。獄未竟而羣需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其後楊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爲雖有讐隙，旣仍爲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百上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

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况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間楊罪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不去於舅姑。則爲反親。事讐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法爲婚。既不成婚。卽有相犯。竝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卽符此論。然則夫有殺其妻之父母。其妻則如何。白虎通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也。悖逆人倫。殺妻父母。義絕乃得去也。則去之可也。又夢谿

筆談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  
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爲  
義絕。况身謀殺。不應復坐。刑曹此論。是蓋爲其夫  
忿起於一朝。而其妻曾不與聞乎。故者。方其下手  
之時。大義已絕。不得復坐。以爲夫之婦而併案其  
父之女也。斷其夫以法。而離其妻以義。可也。曰妻  
歸而更適可乎。不可也。猶爲其故夫有恩乎。曰非  
然也。婦無二夫者。義也。夫一朝而二天。豈焉。尚可  
以視息乎。爲之婦者。抱塊茹荼。以終其身可也。又

按南史齊大司馬王敬則反于會稽。至曲阿敗死。敬則子婿謝朓。先時告之也。朓遂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刃欲刺朓。朓不敢見。隋書煬帝長女南陽公主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述病且卒。王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化及弒逆。竇建德誅之。王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以化及當族滅。以公主之子聽留之。王泣曰。武貴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

於東都。王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婦。王拒  
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際。  
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不得已。拜辭而去。姚  
與士及非手刃其妻之父。敬則又實反謀。而二妻  
處之若此。

漢劭陽任延壽之妻季兒。兄季宗與延  
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赦得免。乃以告季兒。季兒  
遂號哭求去。延壽慚曰。汝何不殺我。季兒曰。殺夫  
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遂自經而死。

隋宇文化及之弒立也。許善心以不謁賀被殺。忠於

許善  
心以  
不謁  
贊被  
殺

金匱子中篇卷之二十六  
事隋者夫。雖然往陳之使也。繫於隋而終事之。不  
死于陳之亡。而死于隋之亂。死晚矣。或曰陳之亡  
也。善心披衰藉草。東向號焉。雪涕而受命。得已乎。  
曰婦之夫。臣之君也。婦人亡其夫。終喪而嫁。賢於  
奪哀以奉所歡矣。然貞婦乎。